

杨贝贝正进行硬地滚球训练



脑瘫女孩遇到了照亮她生命的那束光

硬地滚球让杨贝贝走出“四方盒子”拿到全国冠军，走出了不一样的七彩人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
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

周末短评

当教师以钢尺服人时便已铸成大祸

□伍里川

9月7日，长沙市岳麓区博才梅溪湖小学有家长反映，其孩子在课堂上被老师伤害致孩子需要进行开颅手术。9月7日下午，岳麓区教育局通报该事件：涉事教师系在组织课后服务时致该学生额部受伤。对该校党总支书记和涉事教师宋某明作出停职处理，宋某明正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。

这一通报表明两点：一是此前网传小学生被老师打伤、情况危急一事属实；二是从法理上说，此事还没有结束。

近年来，教师体罚、打伤学生的事件并不鲜见。相比而言，此事件在行为“烈度”、造成后果、对师德的违背等方面，都堪称“典型”，而激起的愤怒情绪可谓四溢。当然，对于家长所言，尚待相关方面调查核实。

由于各方均没有指出涉事教师作出伤害行为的具体表现，是恶意惩罚，还是一时失手，这一点值得深思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此人神共“惊”的行为，唯有严肃依法依规惩处，方能给孩子和家长、社会一个负责任交代。

冲动是魔鬼，当一名教师不是以德服人，而是以“钢尺”服人的时候，就已经铸成大祸。此事件再次暴露出学校管理、教育部门督导等多方面的问题，值得认真反思。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报料

壹
「啊？我还能当运动员！」

贰
「硬地滚球是我生命的一束光」

坐在轮椅上，特制的眼罩挡住一只眼睛，努着嘴、歪着头，眼睛盯着斜坡道的位置和角度，缓缓举起手将红色球从斜坡道推出，球稳稳地滚至白色目标球旁……“好球！”杨贝贝兴奋地喊了一声，有些痉挛的脸上浮动着喜悦。

这是发生在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硬地滚球训练基地里的一幕。最近，杨贝贝正和其他几位硬地滚球国家队队员一同在此集训，备战亚残运会。从康复学校一名普通的脑瘫患者，到如今的全国冠军，7年时间，杨贝贝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2016年10月的一天，广东省硬地滚球队来到广州康复实验学校选拔运动员，几个成绩不错的学生被老师推荐参加，杨贝贝就在其中。“啊！我还能当运动员？这跟我的文艺范完全不符呀！”杨贝贝这样想着。彼时18岁的她，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的未来：一个给残疾朋友制造便利的设计师、画家、作家、摄影师……总之，在这些幻想里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运动员。

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杨贝贝参加了面试，几天后，她收到消息，被选中了，要去参加试训。此时，她的内心并没有喜

成为硬地滚球运动员的第5个月，杨贝贝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比赛——硬地滚球全国锦标赛。教练谭巍麟告诉她，第一次赛事就是来学习的，放松打球就好。杨贝贝也没想到，第一次比赛她就拿到了冠军，“开心又担忧，以后比赛就要背着冠军的包袱了。”

好景不长，在这之后的几次比赛中，杨贝贝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，这让她一度陷入困境。“2019年、2020年那会儿，可以说是我的瓶颈期，很苦闷很煎熬，常常睡不着觉，还伴随着耳鸣和身体痉挛。”杨贝贝称，“自己就如一叶小舟，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。”那段时间，她几乎走遍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的各个角落。某一天清晨5点，她推着轮椅上了顶层，看着天空从灰蒙蒙的一片到灰紫、紫红、橙红再到一团光亮的火球升起。“突然感悟了，

开始问自己想要什么？有没有努力去实现。”此后，她开始有计划地设立目标，并捡起曾经的爱好，生活的阴霾也慢慢散开。

2021年全国第十一届运动会暨第八届特奥会，杨贝贝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高光时刻。“那是至今打过最舒爽的比赛，每个球都打得酣畅淋漓。”这次比赛，杨贝贝收获了两枚金牌：硬地滚球个人赛BC3级金牌、双人赛BC3级金牌。领奖台上，她颤抖着把双手举过头顶向观众“比心”，脸上肆意笑着，那一刻赛场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许多人热泪盈眶。

“花了3年时间，找到了我的光。在全国残运会这12天的过程，就像那句歌词，不为盛名而来，不为低谷而去。硬地滚球就是我生命的一束光，它让我找到了自我价值。”杨贝贝说。

三
「我的生命还有很多可能」

肆
「照亮了许多脑瘫患者的人生」

“未来会一直坚持硬地滚球这项运动吗？有什么目标？”记者问杨贝贝。

“长期的话，谁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？我们会老，终有一天会被时代淘汰，消失在滚滚的时光中，谁知道呢。也许，下次你再采访我是因为我开了家宠物店，哈哈！”杨贝贝回答。

硬地滚球照亮了杨贝贝的生活，同样也让她有了更丰富的精神世界。走进她的宿舍，迎面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明星海报，“这是我的偶像朱一龙！”贝贝笑着向记者介绍。在她的床边，永远放着书和电脑，读书已经成为她的日常，用电脑写作也是她的热爱。室友林细妹说，以前房间大的时候，贝贝的床边全是书，“被书包围了”。

杨贝贝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余华的《活着》，用她的话说：已经刷了。“这本书给了她警醒，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。就像我的‘大滚球’，它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与意义，它能让我看到光，以

如杨贝贝一样，硬地滚球也照亮了许多脑瘫患者的人生。在训练基地，几乎每一个硬地滚球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教练谭巍麟对此深有感触。

“过去20年，为了选拔运动员，我走进了很多脑瘫患者家中。你会看到，他们常常就是待在家里，一天又一天，也不敢看人的眼睛。难道他们就只能在这‘四方盒子’里过一生？那一刻，特别想帮他们走出去。”谭巍麟说，广东硬地滚球队里有几个队员曾是福利院的孤儿，还有残疾家庭、困难家庭的孩子，因为硬地滚球这项运动，他们结识了新朋友，变得开朗、自信，有的还走上了世界舞台。

和杨贝贝同寝室的室友、硬地滚球运动员林细妹，来自揭阳市惠来县的一个小村庄，患有先天性肌无力，家中还有3个残疾的兄弟姐妹。他们相继都走上了硬地滚球运动员的道路。“喜欢这项运动，一个人从村里坐车来到广州，我一定要来，我想要走出去！”林细妹说，硬地滚球这项运动

可以帮助她恢复一些运动技能，身体不会那么快退化，此外，还认识了许多知心朋友，拿到了很多荣誉，过得很开心。”每次回到家，爸爸都会热情地向朋友介绍我正在做的事，我似乎成为了他的骄傲。”林细妹说。

谭巍麟介绍，硬地滚球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比赛，对于脑瘫患者锻炼肌力能力、增加协调性有很大的帮助。但这有时也会让他为难——硬地滚球根据残疾程度分为BC1、BC2、BC3、BC4四个级别，其中BC1、BC2级为脑瘫，BC3、BC4级为严重躯体功能障碍或肢体残缺；由于硬地滚球具有康复作用，有些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，肢体会相应恢复，就无法参加原来所在级别的比赛了，“但我们不能违背道德底线，不能为了比赛而比赛，所以也任其自由发展吧。”

谭巍麟说，未来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将硬地滚球运动普及得更广一些，能让更多脑瘫、重症肌无力患者参与，它不仅仅是体育项目，也是一项健身运动，“希望它能从特殊变得普通。”



杨贝贝喜欢拍花花草草

2023年9月9日/星期六/理论评论部主编
责编 傅铭途 / 美编 陈炜 / 校对 张家梁

A6

《武玮第三交响曲》在上月底面世收获

一众好评——

由舞者蝶变成交响曲创作人
她经历了什么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

2023年8月底，《武玮第三交响曲》(又名《玉的献辞交响曲》)面世。这是中国首部写“玉”的交响曲，总长38分20秒，没有任何民族乐器的音色，而是完全通过西洋乐器演绎，但却出人意料地还原了上古礼乐的面貌和形态。

这部新奇与典雅交汇的作品，是青年作曲家武玮的又一力作，也是自2020年以来，她推出的第三部大型管弦乐作品。在此之前，武玮是舞蹈者、戏剧表演者，后来又开始写词作曲，再到近年来不断推出自己的交响曲。

武玮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灵性让她在每一种角色里都显得游刃有余、从容其中，是羡慕不来的才华横溢，而武玮觉得，她不过是顺着自己的命运轨迹走，讨命运的欢喜，寻一些自己的兴趣。

诗的绮丽迸发创作者灵感

武玮，1988年生于长沙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早年在中国北京和北欧、东亚各地从事舞台表演、歌唱与词曲创作，2008年开始发表声乐作品，其歌曲专辑《真核》《女唱师》《武玮先生》曾多次获专业音乐类和文学类奖项。她还曾为韩国导演协会的《哈姆雷特危机》、丹麦国王哥本哈根马特剧院的《克尔凯廓尔药丸》、中国国家话剧院的《四川好人》等多部戏剧作曲。

武玮是我国乐坛中难得的学贯中西的青年音乐家，近年来，她主要着力于管弦乐的创作。在2020年推出《武玮第一交响曲》以及2021年推出《武玮第二交响曲》后，上月底，她根据张广天叙事长诗《玉孤志》的开篇序诗“玉的献辞”延伸创作出《武玮第三交响曲》，并于近日正式发布。

张广天是著名作家、戏剧家和音乐家，也是武玮从事专业作曲的启蒙导师，他的叙事长诗《玉孤志》共12429行，其序诗以玉的自述形式写入献辞，讲述古人以玉为媒介沟通上下纵横经纬，以达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。

诗的精妙和绮丽，往往令音乐创作者迸发灵感。但武玮坦言，她的初衷并不是写“玉的献辞”，而是写它的作者张广天，“这是我的兴趣。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兴趣，也诚实地审视自己的能力。最终，我暂且转而投向属于他的一部分”。

选择序诗，则是因为“玉的献辞”是玉的警醒、启示，“有什么比警醒和启示更能打动人心？”武玮解释道。在她看来，面对这样的诗句，倾听远比表达重要，她的工作就是用声音去组织玉的叙说，还原它的本意，赋予静止的意象以声音的动静。

于是在这部作品里，四个乐章从玉的贯通、玉的庇佑写到玉从神器沦为玩器，最后写千古的英灵汇聚在玉中，融入玉的肌理。令听者置身于上古礼乐的煦煦下，以体验感受玉的美质、光气、悲悯和仁爱。

通篇洋溢史前神话的气质

武玮个人创作风格强烈，她的音乐往往融汇各种前卫的声音，写作手法新奇，却总能呈现出典雅和浪漫，《武玮第三交响曲》也不例外。

这部作品从音响效果来说，完全使用当代西洋乐器，其结果却令人耳闻“五声八音”，上海音乐出版社在对其作品的介绍中

描述道：“宫殿、祭坛、关押瑞兽和半人半神的地牢，一去不复返的侠客、玲珑剔透的美玉、翩翩起舞的美人，仿佛历历在目，通篇洋溢着《山海经》和史前神话的气质。”

张广天曾评价武玮：“她的音乐不只是物理性的音响效果，更重要的是审美的，而且富有诗意，充满神性。”

武玮的音乐教育始于童年，最早的专业是舞蹈，后来从事表演，再成为词曲作者，角色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什么契机，她只是顺心走，在音乐创作上开始得比较晚。“19岁之前就是玩，没好好学习。严格地说，心窍开得晚。不过，现在想来，玩一玩倒是保留了性情，反而不愿意随波逐流。”武玮说。

要创作交响曲这样的大部头，并不容易，它相对于其他的声音形式是复杂的，能从2020年开始，接连推出三部才华横溢的交响曲作品，实属不易。业界对武玮评价颇高，不乏冠以“天才”之语，她并不推辞，但也不敢骄傲，要守住上天的殊荣，需要她付出更大的心力，写作成为她的常态。

“我一般一天平均写八个小时，声部多些的大概写五个小时，声部少一点的可以写到十五至三十个小时。”武玮提到，“主要是日不停，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别的什么事，不允许打断计划好的时间，总要写一点。”

在今年第一期的《爱乐》杂志中，武玮发表文章《想象力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》，这样的论调出自一个创作者之口，显得新奇。在她的解释中，“想象力不能凌驾于勤奋、吃苦、耐力等这些之上”，这位文采四溢的创作者，清醒地意识到，每天前进一毫米的努力，才是走长路需要具备的真正素质，并不敢松懈。

用现当代技法呈现典雅面貌

武玮的音乐，往往采用先锋的表现手段，能让听者感受到一种奇异感和碰撞感，她总是在探索现当代技法的新叙述功能，并不是为了在审美上标新立异，而是捕捉开放的可能性。

关于最新作品，武玮认为自己不过是在追寻玉的神迹，述而不作。所谓叙述，都是追述，追赶先前的先在的，于是现在和未来才获得意义。

可以看出，武玮骨子里是浪漫、典雅的人，这让她音乐纵使使用现当代技法，也呈现出典雅面貌。“我理解的浪漫，不是小情小调，不是婉约酸楚，而是出奇、多样感和陌生感。所谓典雅，就是归正。一方面出奇，一方面归正，最后在交响曲中得到了统一。”她解释道。

武玮喜爱典雅的事物，或许与她的经历有关。在她的自述里，她曾在霍尔斯特布罗的夜晚透过阁楼的窗户看见过唐朝的月亮；也在雅加达通往万隆的火车上遭遇过熟悉的炊烟；也听到巴黎教堂的钟声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节奏。

这些意象在充满灵性的创作者眼中，并非静止的，也不是远方的，它们都成为了音乐的叙述。

在张广天《玉孤志》里，宣卷艺人王胜唱道：“我在无光和有光的时空里都是美色。”以此唱“玉”，这句话也是《玉的献辞交响曲》第一乐章的章节名，或也可成为武玮音乐叙述的一句注疏。

武玮骨子里是浪漫、典雅的人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